

毛 主 席

对彭、黄、張、周反党集团的批判

(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目 录

批判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一封信(1943.6.6)	(1)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58.1.28)	(1)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1958.6.28)	(3)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2)	(5)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摘录)(1959.3)	(6)
对彭德怀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意见书》的批判(1959.7)	(6)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6)
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谈话记录(1959.7.10, 8.16)	(11)
关于一封信的评论(1959.7.26)	(12)
关于印发三篇文章的按语(1959.7.29)	(14)
给王稼祥的信(1959.8.1)	(14)
给张闻天的信(1959.8.2)	(14)
关于枚乘“七发”(1959.8.16)	(15)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8.2)	(16)
对“湖南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 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按语(1959.8.5)	(17)
对《王国藩社的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 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二文的批语(1959.8.6)	(18)
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愷帆下令 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语(1959.8.10)	(18)
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批语(1959.8.12)	(19)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 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1959.8.15)	(19)
《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前言(1959.8.15)	(20)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8.16)	(20)
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1959.9.1)	(21)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1959.9.11)	(22)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9.24)	(24)
中国的大跃进(1962.9.24)	(27)
在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10.24)	(27)
附录：彭德怀的反党黑纲领——“意见书”	(28)

批判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談話》的一封信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談話》，我們觉得不妥。茲将我的意見列下：

例如談話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权利，而說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說集会結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經濟权利，而說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沒有說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訊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現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部分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采取此种方針。又如在現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現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現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經濟。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經濟剝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間，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經濟上沒有废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們应该提出限制剝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說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

你前說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見再告你。

毛 澤 东

1943年6月6日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讲得普通一点。

我們这个民族，我看七、八年了，我看我們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比过去八年都看出我們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揚，經过大鳴大放辯論，把問題搞清楚了，把任务搞清楚了，大約在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发表了，給群众很大鼓励，許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現在能做到了，也有信心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蒼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

平常总是蒼蠅、蚊子向我們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現在我們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內都沒有除四害的志向，現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所以我們这个民族发展大有希望。悲觀論是沒有根据的，不对，要批判悲觀論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真有希望，不是小有希望，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們的民族在覺醒了，象我們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覺醒了，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覺醒了，改变了所有制，現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們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紙，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作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紙好作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們的后头，我們不是要整掉资产階級思想嗎！西方要整掉资产階級思想不知要多長時間，要是杜勒斯愿意整掉资产階級的风，还要請我們作先生（笑声）。

一談起来，我們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文化……牛皮吹的那么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总之，我們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鋼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識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們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看前三年，前三年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

現在劲头鼓起来了，我們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現在有了热潮，这好有一比，我們民族象原子，……把我們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力量真大，过去做不到的也能做到，所以我們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鋼，現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現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五百亿度的发电容量，現在是四百亿度，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綱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說五年，有說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談人民日报社論《乘风破浪》，他說：“要鼓起干劲力爭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費点劲，不是下游。說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个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視过去，迷信将来”，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实事求是的好大喜功。我們古人都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

至于卑視过去，不是說过去沒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是否对于过去那么重視，老是天天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贊成那样看历史。……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

迷信将来，我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我們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

有两种領導方法，一种比較好一点，一种比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說杜勒斯一种，我們一种，不是右派一种，我們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領導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問題，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我認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鐵，一气呵成好，不要拖拖拉拉，比如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整风要整好，还是大鳴大放好。……

我主張不斷革命論，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着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湖南人常說：“草鞋無樣，邊打邊象”。托洛茨基主張民主革命未完成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是這樣，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剛結束，就搞互助組，接着又搞初級社，然后就搞高級社。七年來就合作化了，生產關係改變了，隨着就搞整風，趁熱，整風以後，就搞技術革命，象波蘭、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義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農，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還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十五年趕上英國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爭上游。……

勁，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點、錯誤，用大鳴大放的方法來糾正，不要潑冷水，有人批評好大喜功，那麼能好小喜過嗎？能重視過去，輕視將來嗎？要好大喜功，講這話的是好人，要鼓勵士氣。

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須努力。

……

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這次會議開得不錯，有些同志的發言很好。（××專門請主席看九個同志的發言。主席看了張宗遜、劉亞樓同志的發言）張宗遜同志的發言很好，我贊成。這是軍訓總四級幹部會議逼他寫出來的，可見一逼就寫出好東西了。只有一點我不同意，那就是張宗遜說，他犯錯誤是因為沒有很好地學習毛澤東著作。這不對，應該說，主要是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這次亞樓同志的發言也可以，這說明軍隊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寫出東西來。最好組織一些軍、師級同志發言，寫寫東西，因為他們是做實際工作的，接觸下面，寫的東西能夠做到理論與實際結合。會議內容應該豐富多采，也要介紹工作中的先進經驗。在文章中，講話時，不要批評蘇聯，教條主義是我們學習的問題，不是蘇聯先進不先進。

我軍從開始就存在着兩條建軍路線的鬥爭。古田會議鬥了一下，但沒有說服有錯誤意見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還堅持着錯誤路線。肖克同志不僅有教條主義，而且是個軍閥主義，有資產階級思想，教條主義、封建主義思想。

戰爭中按照蘇軍條令執行是不行的，還是搞自己的條令。不知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做教條來背。如果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要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現在教條主義者主張抄蘇聯，請問蘇聯當時是抄誰的？“八大”決議中有一節關於技術改革的問題，按照今天的发展情況來看，提得不妥當，就是過分強調蘇聯的幫助。爭取蘇聯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還是自力更生，如果過分強調依靠蘇聯援助，請問蘇聯在當時又依靠誰來援助呢？

工農業大躍進，打破了迷信。我們在×年可以趕上英國，×年至×年趕上美國。明年我們鋼產量將達到××——××萬噸，據說東北一九六二年即可產××萬噸，這是整風的結果。

南宁會議、成都會議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形成工業大躍進。軍隊訓練已經八年多了，連一本戰鬥條令都沒有搞出來。這次要集中一些有豐富工作、戰鬥經驗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戰鬥條令來。有些人提出蘇聯顧問同志看我們不抄他們的，就提意見或者不高興，那麼我們可以問這些同志，你們抄不抄中國的？他們說不抄，我們就可以說，你們不抄，我們也不抄。

××為什麼革命勝利後沒有搞好呢？除了對前一段未深刻檢討，接受歷史教訓不夠外，一是迷信舊的東西，舊教條，二是迷信洋教條，迷信蘇聯，三是迷信自己。這個人工作很積極，很努力負責，就是方向不對頭，政治上不夠強。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以整風方式大鳴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經驗教訓，主要是教育全黨全軍，團結全黨全軍。因此會議上可以指名批評，但我建議在寫決議時只要分清是非，搞清問題，就不要寫出犯錯誤的同志的名字。古田會議的決議就沒有寫誰的名字。

×主要是迷信洋人，有自卑感，沒有打破迷信，不以自己為主，現在一個合作社也要總結自己的經驗，不然就會落后。湖北省新洲五個合作社搞得較好，麻城差點，可是新洲沒有注意把自己的經驗總結起來，而麻城派人去新洲學習，結合自己經驗進行了總結推廣，結果麻城工作跑到前面去了。軍隊過去打仗，還不是把下邊打的經驗總結起來，再去訓練部隊，又再去打仗嗎？我們各種工作都要注意總結好的經驗，加以推廣。

蘇聯打敗過十四個帝國主義的干涉，那很久了。蘇聯有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我們打敗了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我們有豐富的經驗，比蘇聯的多，把自己的經驗不要看得那麼不值錢，是不對的。（林總插話：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要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要以我為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同時要研究敵情、友情，過去我們就是研究敵、友、我情況的。再翻譯美國、日本的東西。將來美國在東方戰爭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來的，因此，我們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況。對蘇軍的經驗是要學習的。裝備技術天天在發展變化，學蘇軍的技術經驗也要用發展的观点去學。過去俄國人很怕拿破侖，因為他領兵曾打到莫斯科，最後俄國人又把他打敗了，所以俄國人經常宣傳他們比拿破侖還厲害。目前蘇軍顧問搞的東西（作戰計劃、想法）都是進攻的，都是勝仗的，沒有防禦，沒有打敗仗的，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有些人說，總結抗美援朝戰爭是經驗主義。要知道朝鮮戰爭是個大戰，我們打敗了美帝國主義，獲得了寶貴的經驗，一定要總結。至於他們說我們是經驗主義，那麼，我們就說，你們搬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西也是經驗主義。

肖克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過去沒有這樣的時機來開這樣大的會議，今天有了這個時機，我們可以挖教條主義的根子。

關於學習蘇聯，對內講“批判地學”，為了不引起誤會，對外還是講“有分析地有選擇地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但是最重要的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要和自己的獨創相結合。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不能吃現成飯，吃現成飯是要打敗仗的。這一點要向蘇聯同志講清楚。學習蘇聯，過去學，今天學，將來也學習，但學習要和我們的具体情况相結合。要同他們講：我們學你們的，你們又是學那裡的呢？為什麼我們不能獨創？蘇聯專家現在也有了轉變，蘇聯二十次代表大會和朱可夫事件後有轉變。（陳總插話：據歸國的蘇聯同志，他們也講：來的時候是帶着我們的經驗來的，回去的時候是帶着你們的經驗回去的。）這說明了大躍進的形勢，不但鼓舞了我們中國人民，同時也鼓舞了蘇聯同志。（林總說：

我軍在政治上，如黨的領導、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我們有一套。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主席曾說我們寫的社論比真理報的社論水平高。關於上層建築問題，關於軍事科學、戰略問題，我們有系統的一套。列寧死得早，在這個問題上來不及搞，斯大林沒有系統的一套，不必學蘇聯的，戰術問題上半學半不學。他們的戰術，思想性、群眾觀點有問題。半學，就是學海空軍使用，諸兵種協同。半不學，如戰術思想，我們有毛主席的，就不學他們的。技術科學，現代化戰爭組織要學，但也要用我們的群眾路線的辦法來學。要趁我們這班人還沒有死之前，組織一批幹部很好地把我們的一套搞出來，傳授下去）這樣好。

李世民、曹操等，他們都是會打仗的。中國過去還是有些東西的。凱豐同志曾說《孫子兵法》中沒有馬克思主義。我問他看了沒有，他答不上。可見沒有看過《孫子兵法》就武斷地下結論，是不妥當的。（林總插話：《孫子兵法》是有唯物論，有辯證法，《孫子兵法》是部集體創作的書，有孫子、孫臏、曹操、杜預等人。）

破除迷信是成都會議提出的，四個月來發展很快，八大二次會議後，更在全國全面展開。如鞍山，原計劃產鋼××萬噸，但現在變了，到明年就可能達到××——××萬噸。他們也搞大中小型結合，土辦法洋辦法結合。據×××同志從東北來信說：東北第二個五年計劃可搞到××萬噸鋼。有了鋼，有了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工業就好辦了。我贊成多生產一些輕武器，武裝廣大民兵。（林總插話：民兵很重要。）過去人家看不起我們，主要是因為我們糧、鋼、機械少，現在搞出了東西給大家看看。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二月）

廣大幹部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他們表現了一個做為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他們的這種積極性，要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中不但有偉大的成績，也有一些缺點。在一個新的象人民公社這樣的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会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地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地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会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就不過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一個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所常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在第二次郑州會議上的講話(摘錄)

(一九五九年三月)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決議和六中全會決議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很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的農村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賬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着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什麼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着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這種時候，廣大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對彭德懷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意見書》的批判

(一九五九年七月)

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不是偶然的、個別的錯誤，而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準備的，有目的的，他乘我黨處在國內外夾攻的困難的時候向黨進攻，企圖篡黨，成立他們機會主義的黨。

×

×

×

彭德懷的信是一個綱領性質的，是一個反對我們總路線的，不要看表面上是擁護的，他寫得很細心的，突出矛盾是比例失調，說大煉鋼鐵是浮誇風，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吹遍全國各地、各部門，說人民公社遲辦一年就好，美國杜勒斯也講我們比例失調。中國人民解放軍如果跟着彭德懷走，我就去打游擊去。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們講了那麼多，允許我講點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着。

講點這樣的意見，我們看了同志們的記錄、發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講了話，我感覺

有两种傾向。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吳稚暉說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人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話，只愿人家讲好話，不愿听坏話，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話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飯，二曰講話之义务。长个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大愿意听坏話，好坏都是話，都要听。話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現在党内外夹攻我們。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現在我們修了天安門，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有一部分意見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論都印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問題，挨过批評，也認為一場糊涂，如广东軍区的材料。这些話都是会外的講話。我們是会内会外結合，可惜廬山上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来。象江西党校、罗隆基、陈銘枢。这是江西人的責任，房子太小嘛！

不分什么話，无非是讲一場糊涂。这很好，越讲的一場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們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頂住”这样一个名詞。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頂住，硬着头皮頂住，頂好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战”，我很贊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听嘛！无非是讲得一場糊涂，难听是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們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紧张，什么人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說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說我們脱离群众，群众还是拥护我們的，我看是暫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現在群众和我們結合的很好。……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說，同志们，你們的心是好的，事实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貧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即一亿五千万人。他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們愿搞，你說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嗎？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貧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办也可以，不愿搞的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們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們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即不講話了，請吃紅薯稀飯，面无表情。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級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糾正，說服他們。用一个月功夫，三、四月間把风压下去了，該退的退，社与队的帐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算帐教育有好处，极短的时间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調三抽款”是不行的。听说現在大多数人轉过来了，只有一小部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一个学校，短期訓練班？使几亿人口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从古以来沒有这个規矩，一万年以后也

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杖，無代價地剝削人家的勞動，破壞等價交換。宋江的政府叫忠義堂，劫富濟貧，理直氣壯，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紳的。那個章程我看是可以的，宋江劫的是“生辰綱”，就是我們的打土豪，劫的是不義之財，“不義之財，劫之無碍”，刮自農民回到農民。我們已長期不打土豪，打土豪，分田地，歸公，那也可以，因為那也是不義之財。我們刮“共產風”取生產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購買，擠垮。怎麼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為什麼一個多月就壓下這股風了？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英明的、正確的。不信，有歷史資料為証。三、四月加五月，幾百萬幹部加幾億農民受了教育，講清了，他們想通了，主要是幹部，不懂得這個財是不義之財，分不清界限，沒有讀政治經濟學，未搞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幾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懂，叫他們讀，公社一級不懂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可以講，通幾分，可以不讀書，用事實來教育。梁武帝有一個宰相陳發之，一字不識，強迫他做詩，他口讀叫別人寫，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用耳學。當然不是反對掃文盲。柯老說全民進大學，我也贊成，不過十五年得延長。還有南北朝有個姓曹的將軍，（即南朝時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要做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為霍去病。”還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也是一字不識的，一字不識的人可以做宰相，為什麼我們的公社幹部、農民不可以學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學可以學，讲讲經濟學，不識字可以講，讲讲就懂得了。他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教科書我就沒看，略微看了一點，才有發言權，要擠出時間，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不曉得做了多少檢查了，從去年鄭州會議以來，大做特做，有六級會，影響五級會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就聽不進去，我們檢討多次，你們沒聽到，我就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他們的觀點，無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聽不得怪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着頭皮頂住聽，無非是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中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肚子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着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再反擊。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如我錯，我做自我批評。

第二方面，我勸另外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搖擺的，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就是動搖的，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決的。歷史上四條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總路線。站不穩扭秧歌（國民黨說我們是扭秧歌王朝）。他們愛心如夢，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麼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黨代表大會上講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動搖，不戴高帽子，講成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的泄氣性、悲觀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與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只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

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了。比如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都登出来，一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那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

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爱心如梦。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这种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说，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竟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住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啊？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如果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省有百分之九十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的。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不行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的很快，×××说：食堂解放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约劳动力，还可以节省物资，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

不願到後宮去，很危險。宋玉反駁說，漂亮是父母所生，會說話是先生所教，好色無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國雲雨者，莫若臣里，臣里雲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一分過長，減一分過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長，是大部，如冶金部長，煤炭部長，還有什麼農業部長。科學院的調查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攻其一點的辦法，無非是豬肉、頭髮卡子。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子都有錯誤。我也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食堂可以多一點，再試試看，試他一年、兩年，估計可以辦成。人民公社不會垮台，現在沒有垮一個，準備垮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就是要辦好，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文化教育。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說黨不管黨嗎？現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一個時期不管計劃。計劃機關，不只是計委，還有其他各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綜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不管了，名曰計劃指示，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鐵，要多少交通。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子運。這點我沒料到。我和××、總理根本沒有管，不知，可說也。我不是開脫，也是開脫，因為我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對建設根本外行，對工業計劃一點不懂。在西樓（北京中南海西樓）時曾經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管都沒管，還說什麼英明？但是，同志們，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恩來、××，現在應該說我，實在有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瘋），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說六百萬噸。以後我找大家談話，有×××也覺得可行。我六月講一千零七十萬噸，後來去做，北戴河搞到公報上，××建議，也覺得可以，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所謂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搞了小土群，……看了很多討論，大家講還可以搞，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份，出真正好鐵，努力奮鬥，只要抓，也有可能。共產黨有個方法叫抓。共產黨和蔣介石都有兩隻手，共產黨的手是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拿起來了。鋼鐵要抓，糧棉油麻絲茶糖菜，還有煙油雜。農林牧副漁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個縣都一個模範。湖北有九公山，萬山從中長竹木。要搞糧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蘇聯不是到過回民的地方買豬，豈有此理。

工業計劃，搞了一篇文章，写得還好。至於黨不管黨，計劃機關不管計劃，不搞綜合平衡，搞什麼去了？根本不着急，總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沒有一眼神氣，沒有一股熱情，辦不好事情。有人批評計委李富春同志是“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囁嚅”。但也不要象李達，太急了，也不行。列寧熱情磅礴，實在好，群眾很歡迎。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有各種顧慮。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証，口說無憑，以此為証。你們有話就講出來，你們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會議講過，不要怕住班房，甚至於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么多的顧慮，就是怕講的的不妥受整，這叫“明哲保身”啊！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兩種人都不高興我，一種是觸不得，一種是方向有點問題。不贊成，你們就駁。說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紛紛在駁，不過指名。江西黨校、中級黨校的那些意見就是駁。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一個是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建議的，我下的決心，其結果九千萬人上陣，××人民幣，

“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一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些凄凄惨惨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需谨慎。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经集体所有制到共产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点，也许要二十五年计划？

要说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插话：列宁也说过世界革命形势到了，以后没有来）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季诺维也夫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象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在郑州谈过两遍，就讲学，现在要深入研究，否则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巩固。

如讲责任，×××、×××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庐山会议前后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八月十六日

七月十日讲话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

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插话：去年出了些毛病，是由于没有经验，要取得这些经验也得要点学费）。

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把問題擺開，總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總路線下面。

要承認缺點、錯誤，從一個局部來講，從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七個指頭，或者三個指頭，二個指頭。但是從全局來講，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從總的形勢來講，就是這樣，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我總是同外國同志說，請他們隔十年時間再來看我們是否正確。因為路線的正確與否，是實踐問題，要有時間，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我們對建設還沒有經驗，至少還要十年。這一年來的會議，我們總是把問題加以分析，加以解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黨內有些同志不了解整個形勢，要向他们說明。從某些具體事實說來，確實有得不償失的，但是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

八月十六日講話記錄

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上提出意見，更不在北戴河會議上對高指標提出意見，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今年一月北京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二月鄭州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會議上提出意見，而在这次廬山會議上提出意見。

這些同志為什麼不在那時候提，而在這個時候提？因為他們的一套，那時提不出。如果他們有一套正確的見解，比我們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們等到中央把問題解決了或者大部分解決了才來提，認為這時不提就不好提了。因為他們感覺現在不提，再等幾個月以後，形勢更好轉，時機過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發動。

關於一封信的評論

（毛主席對李仲雲意見書的評論）

收到一封信，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們的經濟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是專門屬於缺點方面的。作者只對這一方面的材料感興趣，而對於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績方面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發生興趣。他認為，從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作者李仲雲同志（他是國家計委的一個副局長，不久前調任東北區協作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長）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很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所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某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者，作者這些結論性的觀點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這個同志的好處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這跟我們看見的另一些同志，他們對黨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興，而是不滿，對成績估計很不足，對缺點估計過高，為現在的困難所吓倒，對幹部不是鼓勁而是泄氣，對前途信心不足，甚至喪失信心，但是不願講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講一點留一點，而採取“足將進而趨，

口將言而囁嚅”，躲躲閃閃的態度，大不相同。李仲云同志和這些人不同，他不隱蔽自己的觀點，他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志，希望中央採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他認為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不過時間要長一些。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信的作者對計劃工作缺點的批評，占了信的大部篇幅。我認為很中肯。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建議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統地揭露我們計劃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議將此信在中央一級和地方一級（省、市、自治區）共兩級的黨組織中，特別是計劃機關中予以討論，並展開討論。將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長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確的分析，以利統一認識，團結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奮勇前進，爭取經濟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軍事工作、文教衛生工作，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工作，工、青、婦工作）的新的偉大勝利。黨中央從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到此次廬山會議，對於在自己領導下的各項當前重大工作中的錯誤缺點，在足夠地估計成績（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的條件下，進行了嚴肅的批判。這種批判工作，已經有九個月了。必須看到這種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見效和逐步地見效的；又必須看到，這種嚴肅認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經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對於某些同志有些泄氣。錯誤必須批判，泄氣必須防止。氣可鼓而不可泄，人而無氣，不知其可也。我們必須堅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說的，在滿腔熱情地保護幹部的精神下，引導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錯誤者、存在缺點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錯誤並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評，不肯改正，又怕因批評而泄了氣。必須做到改正錯誤與鼓勁兩個方面。必須看到批評、改正雖然已經進行九個月了，一切未完工作還必須堅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但是，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一九五七年黨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綫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另一種情況，是無產階級內部的思想性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這是我們和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點。但這些同志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是有分歧的，他們的情緒有些不正常，他們把黨犯的錯誤估計得過大了一些，他們作出了不適當的結論。他們對於克服當前困難，信心不很足，他們把他們的位置不自覺地擺得不恰當，擺在右派和右派中間，他們是典型的中間派，他們是“得失相當論”者。他們在緊要關頭不堅定，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的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搖擺，因為這種同志搖擺不利於當前人民的團結，不利於全黨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我們相信這些同志的態度是可能改變的。我們的任務是團結他們，爭取他們改變態度。為要達此目的，必須對此種黨內的動態作必要的估計，不可估計太高，認為他們有力量，可以把黨和人民的大船在風浪中搖翻。他們沒有這麼大的力量，他們只占相對的少數，而我們則是大多數，我們和人民的大多數（工人、貧農、下中農、一部分上中農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團結一致的。黨的總路線和體現總路線的方針、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廣大黨員，廣大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的。但也不可以把他們的力量估計過低，他們有相當一些人，他們的錯誤觀點，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態度以前，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的。這一點必須看到。黨內遇到大問題有爭論，表現不同的觀點，有些人暫時搖擺，站在中間，有些人站向右边去，是正常現象，無須大驚小怪。歸根結底，錯誤觀點乃至錯誤路線一定會被

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 泽 东

1959年7月26日

关于印发三篇文章的按语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那篇（连同中央社内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那些是使它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为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给王稼祥的信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他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给张闻天的信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

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后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瘡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瘡疾詞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臥；热来时，热的在蒸籠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顛时节，顛的牙关鏗，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聞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渙乎若一听圣人辯士之言，泯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于是乎跑进了軍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著，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談，我愿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惴忱。

毛澤东

1958年8月2日

关于枚乘“七发”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讀。这是騷体流裔，而又有所創发。騷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踞上游，宋玉、景差、賈誼、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頗多的批判色彩嗎？“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一开头就痛罵上层統治階級的腐化。“且夫出與入聲，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腴，命曰腐腸之藥。”這些話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現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無論是知識分子，党、政、軍工作人員，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說下放参加作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醺，纵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滯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尙何及哉？”枚乘所說，有些象我們的办法，对犯錯誤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煩意乱，坐臥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滯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們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針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題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說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題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湖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結論，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泯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說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見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象我們的“处理从寬”。首尾两段是主

題，必讀。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讀。我們应当請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諾夫、斯大林、李大釗、魯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說公社之原因，兼談政治挂帅之极端重要性，馬克思“覽觀”，列宁“扶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小时候讀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見故人。聊效野人獻曝之誠，贈之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較低的阶层，有一条爭上游、鼓干劲的路綫。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階級上下两个阶层說的，不是如同我們現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資产两个对抗階級說的。我們的爭上游、鼓干劲的路綫，代表了革命无产階級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觀、靡爛、右傾的上层統治的人們。我們現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吳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給吳国貴族們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沒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隱之詞，跟屈、宋、賈、枚唱反調，索然无味了。

毛澤东

8月16日

在八屆八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一、改指标問題

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現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經過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立一个菩薩自己拜，現在还得打破，打破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鋼、煤、粮、棉等。

二、路綫問題

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廬山前不清楚，上廬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說不敢說話，有压力。当时摸不准头脑，不知所說的不民主是为着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會議，沒有紧张局势，他們說沒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綫，破坏总路綫，說要自由，就是要破坏总路綫的自由，要批評总路綫的言論自由。他們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評去年为主，也批評今年的工作，說去年的工作都作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會議以来，糾正了刮共产风，糾正了一平二調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傾向，他們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滿意，要求重新議过，否則就認為压制民主。他們对政治局扩大会議不过癮，說民主了。現在开会民主大事，准备明年春开党代表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一九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鳴、大放、大辯論嗎？廬山會議已經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回事。先开九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決議。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贊成的方法，从团結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結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們看来，我們應該团結，現在有一种分裂的傾向，去年八大我說过危险的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的迹象，現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結的方法，从团結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評与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結的目的，对犯

錯誤的同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給犯錯誤的同志一條出路，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繼續革命，不要象阿Q正傳上的趙太爺，不准阿Q革命。對犯錯誤的同志要一看二幫，只看不幫，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們反對錯誤，毒藥吃不得，我們不是欣嘗錯誤的臭味，批評鬥爭是為了使他們離我們近一點，使缺點和錯誤離我們越遠越好，對於犯錯誤的同志要有分析，無非具有兩種可能，一個是能改，一個是不能改，所謂看，就看能不能改，所謂幫，就是幫助改。有些同志一時跟到那邊去，經過批評說服加上客觀情況的改變，許多同志又變過來了，又脫離了那些人。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遵義會議糾正了，以後經過十年的時候，一直到七大，中間經過四年整風，經過十年是必要的。一個人改正錯誤要有幾個過程，你強迫一下改正不行，馬克思說：商品是經過千百次交換才認識其兩重性的。洛甫開始不承認路線錯誤，七大時經過鬥爭，洛甫承認了路線錯誤。那場鬥爭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舊病復發，他還是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多數同志改好了。以路線錯誤來說，歷史事實證明是可以改變的，要有這種信心。不能改的是個別的，可見採取治病救人的方針是有效的，要是好心幫助他們，對人有情，對錯誤是無情的，那是毒藥，要有深惡痛絕的態度，但不要用武松、魯智深、李逵的方法，他們很堅決，可以參加共產黨，他們的缺點是不策略，不會作政治工作。要採取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大辯論、大字報、“中字報”，廬山會議簡報。

上山講了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後來問題不少出了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問題。刮共產風沒有了，一平二調三提款沒有了，浮夸也沒有了，現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向六億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會主義運動猖狂進攻的問題。現在有提出越落實越好的，反了幾個月的“左”傾，右傾必然出來，缺點和錯誤確是存在的，但已經改了，他們還要求改，他們抓著這些東西，來攻擊總路線，把總路線引到錯誤的方向去。

對“湖南平江縣談嶺公社稻竹大隊幾十個 食堂散伙又恢復的情況”一文的按語

印發各同志。此件很值得一看。一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一下子都散了，過一會又都恢復了。教訓是：不应当在困難面前低頭。象人民公社和集體食堂這一類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掉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的時間之後，總之又要吹回來的。孫中山說：“要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情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意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的，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人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背的。

毛澤東

1959年8月5日

对《王国藩社的情况一直很好》和《目前农村中 閑話較多的是哪些人》二文的批語

将这两篇印发各同志。請各省市區党委負責同志，將王國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屬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紹，請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經驗是可以採納的。据我看，都是可以採納的。第一条、勤儉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綫。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比較好的，如王國藩那样的公社，請你們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閑話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廬山讲閑話較多的人是有联系的。

毛 澤 东

1959年8月6日

对安徽省委书记处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 无为县食堂的“报告”的批語

印发各同志。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軍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处書記張愷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內的投机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坏无产階級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响，渙散无产階級先鋒队，另立他們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員，就是显明証据之一。这些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时期，他們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錯的。他們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們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崗集团的漏网残余，現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對他們本人都有益。只要他們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爭取过来的，因為他們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們現在反社会主义的綱領，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总路綫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給他們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寬。

毛 澤 东

8月10日

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的报告批語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

印发各省市。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布署是否已經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緒、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緒，必須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的很快，步骤也好，成績显著，他們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經驗值得各地注意。

对《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 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一文的批語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話和列宁的几段話，题目叫做《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羣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弹。共产党內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听見炮声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了沒有呢？你們是不願意听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弯”，“一轉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当做大魚釣出来”，而且“有些象鉄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們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个廬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們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話呢？但是据說你們都是头号的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經驗，多讲缺点，少讲成績，总路綫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資产階級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請你們看看馬克思和列宁怎样評論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評論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請你們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較，哪个好一点呢？还有，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中国建設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較，那一个好一点呢？你們看見了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諾夫，批判那些“資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資产階級和依附于它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猪狗們”嗎？如未看見，請看一看，好嗎？

“对轉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緒，宣传开倒車，——这一切都是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进行階級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騙的。”怎么样？我們的右翼朋友們。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們，都爱好馬列主义，那么，我建議，将这个集納文件提供全党討論一次。我想，他們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澤东

1959年8月15日

《經驗主义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一書的前言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各位同志：

建議讀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經濟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两年讀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錯誤頗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錯誤，不要紧，我們讀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經濟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論上批判經驗主义，我們必須讀哲学。理論上，我們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經驗主义。現在主要危險是修正主义。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經驗主义还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讀哲学的兴趣。而后可以接讀全书。至于讀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們現在必須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論方面，建議从哲学、經濟学两方面入手，連类而及其他部門。

毛澤东

1959年8月15日

机关槍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昨天上午我說，以《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槍，几尊迫击炮，向着廬山會議中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弹。”这个疑問，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廬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願，弄出来的。廬山出現的这一場斗争，是一場階級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階級与无产阶级兩大对抗階級的生死斗争的繼續。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紀。总之要到階級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辯証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則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階級的政治家說，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錯。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現在說，社会經濟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

当大的一部分人們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层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時間，并且需要很長的時間，这是社会上的階級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階級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議的。这个道理过去沒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黃、張、周問題，就有許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隱到显的。人們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階級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饒、彭黃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們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嗎？应当逐步的、正确的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則，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不可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須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須采取“团结——批評——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寬”、“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委员会內，中央委员会內，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內，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們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們的錯誤，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們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現在，他們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燾、高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轉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恰当的話；可能不轉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終做为人民内部矛盾，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們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加以解决的話。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較一九五三年高饒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廬山會議上这一場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証明嗎？还有，我們对待他們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們已往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是有的，无非是繼續搗乱，自取灭亡。那也沒有什么了不得。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燾、高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員，何損于我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們相信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除了陈、罗、張、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們必須有坚定的信心。我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証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給以热忱的帮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續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余地。必須有温暖，必須有春天，不是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認为这些话都是极为重要的。

給詩刊編輯部的第二封信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收。如以为可，可上詩刊。

近日右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說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們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簡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拉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綫，

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了。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兴。讓他們罵上半个世紀吧！那时再看，究竟誰敗誰胜？我这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澤东

1959年9月1日

注：两首七律指《到韶山》和《登庐山》

在中共中央軍委扩大会上和 外事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志們：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說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結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輸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們从来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現在，他們从来就没有成为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論証，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現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时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間，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陣綫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是錯誤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則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是不能說是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不能說是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违反馬克思主义的，是欺騙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饒彭黃反党那些观点，比如“軍党論”之类，挑拨党内的正常关系，認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廬山會議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廬山的綱領，此外还有立三路綫时期，都有很多材料的。主要是見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論証我刚才讲的观点，他們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們只是我們的同路人，他們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們的党内来。要証明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論証，材料是充分的。現在我并不論証这些东西，因为論証就要写文章，是要許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世界觀，他們的立場，沒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能不犯錯誤，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錯誤。

廬山會議和这次會議，全国各級党組織都在那里討論八届八中全会的決議，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証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絕大多數，比如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贊成他們的。証明我們的党是成熟的，表現出这些同志对于

他們这个态度的对待。

資產階級分子混進我們共產黨里面來，我們共產黨員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成分很多，應該加以分析，分為兩部分，大多數他們是善良的，他們能夠進入共產主義，因為他們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少數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這樣的數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幾個星期省一級的會議暴露相當多的高級幹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那里搗亂，唯恐天下不亂。凡是出了亂子，他們就高興，他們的原則是：“天下太平，四方無事，工作順利，他們就不舒服。一有點風吹草動，他們就高興。”比如講：豬肉不夠，蔬菜不夠，肥皂不夠，女人頭發卡子不夠，乘機就來了。“你們事情辦得不好呀！”叫做你們的事情，不是他們的事情。說組織開會決定的時候他們不吭聲，比如北戴河會議不吭聲，鄭州會議不吭聲，武昌會議也不吭聲，上海會議吭了幾句，我們聽不到。等到後來事情發生了（他們認為事情發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豬肉吧，又是部分地區的糧食吧，又是肥皂吧，還有雨傘吧，比如浙江的雨傘不夠，叫做比例失調，“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小部分人他們要進入共產主義，要真正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困難，我講困難不是講他們不可能，就是劉伯承同志講過的，要脫胎換骨。當軍閥的人他是當軍閥了，還有不當軍閥的人，比如×××同志算個什麼軍閥呀，是個文閥嘛，學閥呀！不脫胎換骨，就進不了共產主義這個門。五次路線錯誤，立三路線錯誤，第一次王明路線，第二次王明路線，高饒路線，這一次彭黃張周路線，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在立三路線時還沒有來，就是彭黃在立三路線的時候，也是受打擊的。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線的嚴重性。最後這兩次就是高饒彭黃這兩次用陰謀的方法來分裂黨，這是違反黨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要有紀律，他們不知道，列寧論無產階級的黨必須要有紀律，要有鐵的紀律。對於這些同志是什麼紀律呢？還是鐵的紀律，還是鋼的紀律，還是金、木、水、火、土，木頭的紀律，還是豆腐的紀律？水的紀律，就是沒有紀律，還有什麼鐵的紀律呢？進行分裂活動，違反紀律，其目的，其結果，一定會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另外一個專政。

團結的旗幟非常重要。團結起來，馬克思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不！他們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們要搞一個他們的集團，要辦他們的事，違反廣大群眾的意志。我在廬山會議講了他們不講團結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一提，他們就不能進行活動了。這個口號對於他們不利，所以他們不敢提，所謂團結者，就包括了犯錯誤的人，要幫助他們改正錯誤，重新團結起來，何況沒有犯錯誤的人？他們要去毀壞他們，他們是毀壞政策，不是團結政策，他們打的旗幟是毀滅。毀滅跟他們意見不對的，他們認為是壞人，而這個所謂壞人，實際上是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五還要多。

要團結，就是要有紀律，為了全民族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建成強大的國家這一個目的。現在的任務是全國人民、全黨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建成強大的國家，必須要有鐵的紀律，沒有鐵的紀律是不行的，就必須團結起來。請問，不然怎麼能达到這個目的呢？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建成社會主義強國可能不可能？在過去要革命，在現在要建設，可不可能呢？沒有紀律都是不可能的。團結就要有紀律。彭德懷在太行山的許多文件，請同志們拿孫中山國民黨第一次代表會議宣言和彭德懷在太行山抗日時期發表的那些觀點比較一下，一個是國民黨人，一個是共產黨人，時間一個是一九二四年，一個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共產黨員比一個國民黨員要退步，這個國民黨人的名字叫孫中山，要進步。孫中山受共產黨

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代表会第一次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有共产党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的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的，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允许的，我们不允许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

现在是十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問題；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同志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到五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

个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沒有什麼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面。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面，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

國內形勢，過去幾年不大好，現在已經開始好轉。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為辦錯了一些事情，主要由於認識問題，多數人沒有經驗。主要是高征購，沒有那麼多糧食，硬說有，瞎指揮，農業、工業都有瞎指揮。還有幾個大辦的錯誤。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開始糾正，說起來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了，然後十一月、十二月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然後四月上海會議就注意糾正。這中間，一九六〇年有一段時間對這個問題講的不够，因為修正主義來了，壓我們，注意反對赫魯曉夫了。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他就想封鎖中國海岸，要在我們國家搞共同艦隊控制沿海，要封鎖我們。赫來我國就是為了這個問題。然後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邊界問題，赫支持尼攻我們，塔斯社發表聲明。以後赫來，十月在我國國慶十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壇上攻擊我們。然後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圍剿我們，然後兩黨會議，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還有一個華沙會議，都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爭論。一九六〇年一年，與赫打仗。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這樣的問題，其實根子很遠，事情很早就發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後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鬥爭的，他不願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什麼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現在我們又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了。而南斯拉夫倒變成馬列主義者了。現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開了，聽說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是複雜的，其實也是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鬥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的鬥爭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問題。

至於形勢，無論國際、國內都是好的。開國初期，包括我在內，還有××同志，曾經有這個看法，認為亞洲的黨和工會，非洲黨，恐怕會受摧殘。後來證明，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不是我們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鬥爭，無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發展的。出現了古巴革命，出現了阿尔及利亚獨立，出現了印尼亚洲運動會，幾萬人示威，打爛印度領事館，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蘭交出來了；出現了越南南部的武裝鬥爭，那是很好的武裝鬥爭；出現了武裝鬥爭勝利的阿尔及利亚；出現了老撾這個勝利的鬥爭；出現了蘇伊士運河事件，埃及獨立。阿聯偏右，出現了伊拉克，兩個都是中間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萬人口，法國八十萬軍隊，打了七、八年之久，結果阿尔及利亚勝利了。所以國際形勢很好。陳毅同志做了一個很好的報告。

所謂矛盾是我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國人民反對

反动的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問題，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事实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了我四十天娘，我×你二十天的娘还不行？这一×，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是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门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

样。我們的意識形态是搞革命的馬克思的学說，列宁的学說，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結合得好，問題就解决得好些。結合得不好，就会失敗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設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設相結合。現在是結合好了还是沒結合好？我們正在解决这个問題。軍事建設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軍事路綫与这几年的軍事路綫就不同。×××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評你不尖銳，这次可尖銳了，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

中国的大跃进

(一九六四年)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內，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現代化的强国，我們所說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过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东亚病夫”的称号，現在不是拋掉了嗎？为什么西方资产階級能够作到的，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过，中国将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預見，必将在几十年的時間內实现，这是一种趋势，是任何一种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匯报会上的講話（摘录）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武昌會議我不滿，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們开六天，我要开一天都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會議后，中央比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項英、彭德怀（新四軍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沒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陝北，×××、×××在华北，还比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別分一綫二綫，就更分散了。……过去陈独秀、张国燾、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崗、饒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們勾結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楊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沒有好下場。……洛甫不好，王××我有好感，东崗一战他是贊成的，宁都会議洛甫要开除我，周、×他們不同意，遵义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沒有他們不行。洛甫是頑固的。……。

附录：彭德怀的反党黑綱領——“意見书”

主席：

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几次插言，在小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見，特写給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簡單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細。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請斟酌。不妥之处，煩請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績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計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别是象我国經濟基础薄弱，技术設備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証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綫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陣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对这点体会不深，認識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繼續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时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时的困难。但这些建設，終究是国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內或者稍許长一点時間，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还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备，使发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調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〇年）計劃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認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决心暫時停止，在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严重失調現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計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預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出現了一些缺点錯誤，这当然是严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經过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問題，在我們这样人口众多的、經濟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鋼鉄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員，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鍛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費（貼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績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

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

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編 者 的 話

为了配合当前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急先锋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我们选编了毛主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部分讲话和文章，供同志们学习。由于材料经过转抄，望同志们指正。